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二十三回 婴儿满月双父拟名讳 佳人高情二女侍君郎

胡相海最担心的是当了汉奸以后洗刷不清,成为柘城县人民的罪人,他想让张大年做他的证人,随即给张大年整理了一套房子,让张大年在县政府里住下了。胡相海安排办公室主任尚立山说:“张大年是我请来的高参,生活待遇与我一样,不可怠慢。”

山田少佐带了一千五百名将士,六点从商丘出发,八点三十分顺利到达柘城县,来了个三面包围。

山田少佐根据占领鹿邑、亳州的经验,让田中进城谈判。十点谈判结束,田中队长带领四百名日军将士和物资弹药开进了柘城县城。山田少佐带领余下部队凯旋而归。

亳州国民政府县长马梦曾是涡阳人,其父马三民做过清朝蒙城县令。马梦曾是纨绔子弟,读了十几年私塾,张口就是孔孟之道,之乎者也。马梦曾表兄徐树铮跟着段祺瑞,为了扩大皖军势力到处笼络人才、招兵买马。马梦曾父亲马三民把他委托给了徐树铮。刚开始,徐树铮对马梦曾很重用,后来看他办事一塌糊涂,就把他安排在亳州市当了个县令。不过,马梦曾很得民心,因为他清正廉洁,不爱钱财,把自己的俸禄都花在了下边随从身上,不像其他县长那样到处搜刮民财,得到了亳州人民的尊重和爱戴。

日军侵华以来,马县长整天提心吊胆,就怕有一天日本人打到亳州屠杀亳州人民,自己又没有对付日本人的能力。他多次找到曹松司令员,表示亳州市政府愿全力配合亳州抗日纵队,他本人甘愿做一个傀儡县长。他认为这样做对他本人和亳州人民都有好处。

曹松与肖枫在鹿邑开完会后找到他,讲了日军压境,亳州危在旦夕,抗日纵队要撤离,为了挽救全城百姓,让他诈降与日军周旋。

马梦曾说:“你不知道曹司令,我马梦曾写个文书、拟个判词行,但一看见日本人就腿肚子抽筋,我没有这个胆量和能力与日本人打交道,这个县长我不干了,让肖枫老弟为我闯过这一关,我代表全城百姓先给你施一礼。”说着站起来,双手抱拳就是一揖。

就这样,肖枫当了亳州市的替身县长。康连德自从师父离开后,心里好像缺点什么,天天去市政府后院,到师父房前看看师父回来没有。今天他看到了市政府的报纸,鹿邑、亳州、柘城相继失陷,政府官员迎合日军纷纷当了汉奸。他想向师父请教中国抗日的前途和命运。

刘文才过来了,看到康连德,两个人相互打了个招呼。

康连德问刘文才:“咱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呀?有个重要人物要见他,是师父让我约的人家。”

刘文才说:“他走时说要去半个月,这才走四五天,不该回来的。我过几天捎信让师

父回来。”

这时,柳丽娟、吴春梅从前院过来。两个人从来没有来过练武场,今天来这里干什么?原来言川玉洁从医院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回来后,一个劲儿地哭,谁也劝不好。两个人感到别扭,又受惠子委托找刘文才,让刘文才去劝言川玉洁。两个人便来到练武场找刘文才。刘文才听惠子后妈找他,赶忙走了。

刘文才走后,康连德慌忙给两位女士搬来两个凳子。柳丽娟看看眼前这个小伙子年轻帅气、气度不凡,便问:“学生贵姓大名,也常在这里练武吗?”

康连德见年龄大的女士问他,赶忙回答说:“我姓康,名叫康连德,是刚毕业的学生,家父是副市长康茂才,刘叔叔给文才请了武术教师,我在那里凑热闹。不知道对二位如何称呼?”

柳丽娟说:“我是文才的姑妈,这个是文才的表妹,叫吴春梅。”

康连德赶忙说:“不知是姑妈来到这里,晚生十分抱歉,还请姑妈、表妹多多原谅。我就在这个院里住着,有需要用我的时候,请姑妈、表妹不要客气。”

柳丽娟问:“你今年多大了?”
康连德说:“我小文才哥半岁,也算十九了。”

柳丽娟问:“谈对象了吗?”
康连德说:“年龄还小呢,社会不安定,过几年找对象不迟。”

柳丽娟说:“别人像你这么大,孩子都有了。姑妈想给你说个合适的媳妇。”

康连德说:“感谢姑妈为我操心,不知女方向何许人也?”

柳丽娟说:“此女是大家闺秀,大专毕业,医学专科,与你同龄,至于相貌,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说罢抬腿走了。弄得康连德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

康连德心想:这个初次见面的姑妈说话泼辣直率,一见面就给我说对象,说了半截又抬腿走了,她是啥意思?扭头看见低着头的吴春梅,心里忽然明白了。

刘文才到玉洁屋里一看,桌子上放着言川司令的骨灰盒,才明白玉洁悲伤的原因。惠子给刘文才递了个眼神,回自己房间去了。刘文才洗了一条毛巾递给玉洁说:“先擦擦脸吧,不要再哭了,哭坏了身体还是我的麻烦。”刘文才一句话像一股暖流注入了玉洁心田。玉洁接过来毛巾擦干了脸上的泪水。刘文才把脸盆挪开,坐在了玉洁身边,玉洁顺势趴在刘文才怀里,刘文才双手抱住了她,并暗下决心要娶玉洁。

明天是惠子的儿子满月的日子,按日本的习俗,婴儿满月应设宴庆贺,叫贺满月。请有学问的人来给婴儿议号,也就是起名字。

惠子给井勇少佐打了电话。第二天井勇少佐去了市政府。

刘敬皇为了庆贺孩子满月,迎接井勇少佐到来,特设了一桌高档便宴。

井勇少佐说:“今天孩子满月了,在你们的精心照顾下,惠子母子身心都很健康,让你们费心啦。按我们日本习俗,今天是给孩子起名的日子,请会农弟动动心思,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”

刘敬皇说:“名字只是个符号,目前,孩子名义上是我的后代,我看就叫刘念吧。按汉字谐音,有留恋思念,怀念之意,东方兄你看如何?”

井勇少佐说:“这个名字起得好,无论以后孩子生活在哪里都会给我们留有念想。”

刘敬皇说:“这只是个小名,是让我们长辈喊的。还得给孩子起个学名,孩子将来如果在我这里生活,就叫刘井勇或柳井勇,把咱俩的姓都带上。你看合适吗?另外,我想让东方兄再给孩子起个帝国名字,愿听东方兄高见。”

井勇少佐说:“这孩子回帝国的几率很小哇!这场战争如果帝国胜了,中国成了帝国的殖民地,帝国当局必定把我们留在中国治理;假如帝国被打败,帝国成了战败国,我们就是战犯,我更没有能力把孩子带回帝国去了。为了表达我们的情谊,孩子的帝国名字就叫井勇鹿柳。这孩子长大成人后,无论走到哪里,都不能忘了鹿邑柳河还有个养育他的父亲。”

刘敬皇一听,站起来双手抱拳激动地说:“感谢东方兄的用心良苦!今天我在这里表个态,一定把孩子养大成人,从此以后刘念就是我的亲生儿子!”

惠子端起酒杯站起来说:“谢谢,我惠子今生今世满足了!我喝杯酒,表达我对你俩的敬意,一切尽在这杯酒中。”井勇少佐和刘敬皇也都一饮而尽。

惠子坐下来继续说:“言川司令夫妇相继离开人世,撇下玉洁身在异国孤苦伶仃,还请二位做主,拯救我这个善良的玉洁小妹。”

井勇少佐说:“玉洁,你父母不在了,都对你的不幸感到同情,你有何打算,只管说出来,我们尽量满足你的要求。”

玉洁听罢井勇少佐的话,站起身来,鞠个躬走了。

大家不知道咋回事,正在疑惑,玉洁双手扶着刘文才的胳膊过来了。两个人站在餐桌前同时又鞠了一躬。玉洁说:“井勇叔叔,我玉洁今生就这些打算。”

井勇少佐一看这个场面全明白了,摆摆手让他俩坐下,端起酒杯对刘敬皇说:“刘市长,恭喜你呀,你家又添了个漂亮、善良的好儿媳,咱俩喝三杯!”两个人碰了三杯酒。

惠子说:“文才、玉洁,还不借此机会给你爸敬三杯酒。”

刘文才拿着酒瓶,玉洁端着酒杯,给刘敬皇端一杯酒,喊一声爸,鞠一个躬。一连端了三杯酒,喊了三声爸,鞠了三个躬。

自此,刘文才和玉洁名正言顺地住在了一起。

康连德领着吴春梅走进了父亲康茂才的办公室。

康茂才的办公室很讲究,中间是个客厅,放一条长方形玉石茶几,两边摆的是牛皮沙发,靠墙放一落地木摆钟。东间是康茂才的书房和卧室。西间原来是康茂才的小仓库。自康连德到这里以后,这间小仓库就成了康连德的住室。

康茂才轻易不进市政府,若有急事就让儿子康连德给他打电话,因为康茂才在警察

局还有一处密室,是警察局局长任守业为他设置的。

康连德倒杯茶水放在吴春梅面前,自己坐在对面,说:“今天有幸见到小姐是我康连德的福分,既然姑姑把咱俩介绍在一起,我想知道小姐的家乡、祖籍、父母身在何处,与刘市长是何种关系,能跟我说说吗?”

吴春梅说:“我的身世不轻易透漏给外人,无论咱俩今后发展到何种程度,你得答应为我保密。今天相识也是缘分,夫妻不成,可成为朋友,朋友之间是信守承诺的。”

康连德说:“我敢对天发誓,为你保密。”
吴春梅说:“我祖籍登州蓬莱县,我的祖父是吴佩孚。”康连德一听吴春梅是吴佩孚的孙女,蓦然起敬,慌忙问:“吴小姐为何来到商丘?”

吴春梅说:“祖父直奉战争失败后与柳光祖将军隐居在上海,日军占领上海后被大汉奸齐燮元出卖,让祖父和柳光祖将军出山与日本人合作。祖父和柳将军为了民族气节屡屡拒绝,被日本人暗杀了。我和柳丽娟姑姑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,走投无路,柳丽娟姑姑才带着我来找她同父异母的哥哥,就是刘敬皇市长。”

康连德问:“刘敬皇不是姓刘吗?怎么会姓柳呢?”

吴春梅说:“你还不知道吧,刘敬皇原名柳会农,为了不玷污祖宗,才改名叫刘敬皇,他是柳光祖将军的亲儿子。”

康连德恍然大悟,问吴春梅:“你在商丘有何打算?有需要我为你做的吗?”

吴春梅说:“我在市政府住着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在上海理工学院学的是护理专科,能借你父亲的人脉给我找个工作吗?”

康连德说:“这是件小事,不知你想进哪个医院,北关有个中医院,西关有个中西医结合医院,东关那个医院是日本人的专用医院,你想去哪个医院工作都行。”

吴春梅说:“我去西关,中西医结合医院最合适。”

康连德说:“我给父亲说一下,后天就可以上班。春梅,我把你的出身都问清楚了,你为何不问我呀?”

吴春梅笑着说:“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,女人嫁夫是没有选择余地的,常言说,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!”

康连德一听吴春梅有意骂他,还击说:“有知识的女人说话,很耐人寻味,明知道她在骂人,但听起来比小鸟叫得都好听。”

吴春梅一听康连德没让她,跳到茶几这边来,伸手去抓康连德。没想到被茶几腿绊到,一下子扑进了康连德怀里……

两个人确定了关系,康连德备了一桌酒菜,去请来了柳丽娟。

三个人说着笑着喝了一瓶多酒,吴春梅对康连德说:“姑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的是中国古典文学,能给姑姑介绍个学校吗?”

康连德说:“只要姑姑不嫌大材小用,后天就可以上班,商丘中学正缺这样的教书人才,教导主任郑坤是我最好的老师,一说准成。”

欲知后事如何?且看下回分解。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,未完待续)